

有没有那种女主是疯批美人的小说？

我的侍卫喜欢我的丫鬟舒枝，于是我杀了她。

他们说，宋府嫡小姐，要星星有星星，要月亮有月亮。

其实，我什么都没有。父亲亲近姨娘，对娘亲淡漠疏远。

于是娘从小给我吃慢性毒药，父亲还以为我天生体弱，实际上是我母亲让他多来这边的招数罢了。

下人们表面恭敬，背后却议论大小姐体弱福薄，其他兄弟姐妹脸上也有藏不住的算计。

就连未婚夫李以敬，名义是来探访我，却时不时望向一旁的舒枝。

我冷眼看待深宅大院的虚情假意，像窗前那只金笼子里的鸟。

那是一只罕见的美丽的鸟，我固执地将它捕来，困在笼子里，在这深深庭院里陪着我。

就像我当初把云漠和舒枝带进府一样。

我十三岁那年大旱，北方饥荒，流民南下。

我和母亲在省亲返程中，碰上暴乱的流民。一个恶徒抓住了我，狞笑着剥开我的衣服。

护卫们护住了母亲和阿弟，无暇顾及我这边。

我什么都喊不出来，只记着明晃晃的太阳挂在上方，仿佛在嘲笑人间的荒唐。

我闭上眼睛，却听到那人的惨叫。

我睁开眼，看见那人倒下，身后站着一个目光清亮的少年。他手中拿着血淋淋的匕首。

云漠救了我，母亲问他要什么赏赐。

他抱来一个奄奄一息的小姑娘，求母亲救她一命。至于他自己，什么都不需要。

我向母亲撒娇，要把云漠也带回府。于是，云漠也成了我的侍卫。

后来我知道了他的故事。

他逃亡路上遇到了舒枝，两人在难民的队伍里相依为命。

后来她染了病，云漠为了救她，来救我，只为让舒枝得到医治。

云漠对我很恭敬，尽职尽责，然而他从来不会用看舒枝的目光来看我，也不会给我买簪子和稻香楼的桃花酥。

从云漠那儿，我发现了舒枝的一切喜好。

比如，她喜欢吃稻香楼的桃花酥。所以，当李以敬隔三差五送桃花酥过来，我就知道他起了什么贼心了。

舒枝这几年出落得亭亭玉立，站在我这个小姐身旁，还要夺目三分。脸上总是笑意盈盈，天真明媚。

而我一开口就是阴阳怪气，非得逼得面前人挂不住笑才罢休。

他们说李以敬是难得的好性子，一副好皮相永远挂着得体的笑容。即使我出语刻薄，咄咄逼人，他也面不改色。

此刻我把他送的桃花酥扔在一边，

「李公子，天气炎热，实在困乏，请恕我先行告退。」

「舒枝，桃花酥赏你了，你陪李公子在花园里转转。」

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们俩一眼，男才女貌，倒是般配。

李以敬喜欢舒枝，我并不在乎，我甚至想把他们凑成一对，这样，云漠就是我的了。

我在宋府长大，没什么好心肠，学会的就是识人心，和不择手段。

「云漠呢？」我问丫鬟星儿。

「小姐，我去找他。」

「你，你跟他说，我很不舒服。」

我倚靠在窗边，盯着院子，我想看看，听到我不适，他会有什么反应。

他很快就来了，身后还跟着大夫。

他的脚步从容，面色冷静，动作迅速，但有条不紊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，他抱着舒枝跪在我们面前，慌张无措的样子。

从那儿以后，我再也没见过他如此失态。

"小姐并无大碍，老夫开一些调养生息的药即可。"大夫瞧出了我的无病呻吟，面露难色。

云漠的身影在温暖的夕阳里，可他的脸没有一丝温度。

他真好看，可惜他的目光不会为我牵动分毫，他垂着的眼眸，似一汪幽深的潭水。

我忽然很想把他的平静给撕碎。

「你的意思是我没事找事？」

「云漠，你觉得我装病？」我冷笑。

我抓起一把小刀，飞快在小臂上划了一刀，鲜血流下，滴落在地。

丫鬟们惊呼着，我紧紧地盯着云漠。

现在，你可以在乎一点点了吗？

可是，没有。

他依然异常冷静，只是迅速打落刀，抓起我的受伤的手，一声不吭地缠上绷带。

我用力挣扎，甚至用尽全力打他，他却丝毫不躲闪，箍着我的手如钢铁般，不让我挣脱。

丫鬟们在母亲面前添油加醋，说云漠对我不敬，惹怒了我，我才做了傻事。

当云漠在院子里被鞭笞时，我坐在阴凉处，吃着葡萄，想看看他是否会流露出异样的情绪。

可是没有，他面不改色，连一丝愤怒都没有。

舒枝在一旁，颤颤巍巍，眼中含泪，却不敢开口求情。

她递给我一杯凉茶，我却打翻了它。

「这么热，你想烫死我么？」

她面露不解，我却吩咐下去，让她跪在烈日底下，就在云漠的不远处。

终于，云漠的脸上有了一丝波动。

那是一闪而过的，

厌烦。

我愣了一会儿，忽而感到了自己的可笑。

我笑了起来，笑着笑着，笑出了泪来。

李以敬上门议亲那天，我又想称病不出。但母亲命人把我硬拽起来，我像一个木偶一样被打扮，被操纵着。

母亲急于把她女儿从一个牢笼推向另一个牢笼。

李以敬恭敬地立在长辈们的身畔。

任谁都会说他风华正茂，意气风发，拥有大好前程。

是与世无双的好新郎。

可是他腰际的玉带配饰，却非常刺眼。

我认得出来，那是舒枝手绣的。

他们暗通款曲，眼下他却殷勤地议着与我的亲事，真是讽刺。

我冷眼旁观，良辰吉日被敲定。

时值花灯节，长辈们让李以敬带我出去逛逛，我又叫上了云漠和舒枝。

我们四个人走在一起，显得异常古怪。

河边楼阁，人潮熙攘，华丽戏台上，戏子在唱：

「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壁残垣.....」

《牡丹亭》里千金杜丽娘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倾心相爱，好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。

可是她有一个柳梦梅值得让她奋不顾身。

我有谁呢？

我呆呆地站了很久，直到曲终人散，李以敬站在一旁，沉默不语。

然后我开了口：

「李以敬。」

他微笑地低头看我，月白色的脸温柔如水。

「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家世显赫的妻子，放过我好吗？」

他笑意微顿，但眨眼又恢复如常。

「别傻了。」

「你和我，这一世，都会绑在一起。」

我忽然感到有些窒息，他说的没错，我们身后，是两个休戚相关的家族。

我们的婚姻，是被两个家族绑在一起的。

我们在人潮里，我看到了站在不远处花灯下的云漠和舒枝。

我颤抖地推开他，用所有的力气，逆着人流，向云漠跑去。

李以敬没有来追我。

而云漠只是静静地看着我。

我抓起他的手，拉着他拼命地跑。

仿佛用尽了毕生的力气，跑了很远很远，花灯人流向后退去。我什么都看不清，胸口如有擂鼓，心中却念着快跑，逃离李以敬，逃离那个牢笼。

我停下来时，已是气喘吁吁，而云漠却很平静。

我对他说：

「带我走，好吗？」

「我不要嫁给李以敬，带我离开这儿，去哪儿都好。」

我期盼地看着他，想从他脸上看到一丝动容。

13 岁那年，他如天神降临，从此我就把他视作我的救赎。

救救我，我在心里祈求着。

沉默好像是一个世纪那么久。

直到他薄唇轻启，说了句：

「该回去了，小姐。」

失望像潮水般涌来。我放开他的衣袖，手滑落下来。

我摇摇头，慢慢后退。

我不会回去的，如果没有人救我，我就自己救自己。

我转身跑开，漫无目的，直到撞到了一个人的胸膛。

我抬头，李以敬微笑地望着我，颇有耐性地，像望着一个胡闹的孩子。

他向我伸手。

「回去吧。」

我攥紧了手，坚定地缓缓摇头。

「乖，听话。」

他向我迈了一步。

我抽出发簪，用力刺向他心口。

周围的人群在惊呼。

发簪刺入了少许，血浸染了他的月白色长衫。

我呆愣地看着，仿佛行凶的不是自己。

我想把簪子抽出，却被李以敬抓紧了手，带着簪子又刺进去了几分。

我惊惧地望向他，他脸色苍白，但依然笑意不减。

「开心了吗？」

「回去吧。」

李以敬，原来是个疯子。

「敬哥，敬哥！」

突然冒出一个眉目俊秀的少年，兴高采烈地叫住了李以敬。

「敬哥，真是你！」

又突然冒出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，一把挽住了李以敬。

「我说了是阿敬哥哥吧，」她仰着头，扬着娇俏的下巴。

「哎呀，哥哥怎么受伤啦？」

少年一把拨开她，正要说什么的时候，注意到了他身后的我。

「是你。」

他笑容如春日暖阳，仿佛发现了宝藏一样的神情。

我疑惑地望着他。

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们见过的。」

「那天我在醉仙楼喝酒，看见你一个姑娘家醉醺醺地在一桌喝酒，就问你要不要帮忙。」

「然后你揪我耳朵，说大胆奴才，还不给你上烧鸭，酱肘子，红烧排骨，卤牛肉……」

我脸色越来越黑，他怎么能记得那么清楚的。

「我说你一个姑娘家，能吃那么多嘛。你说你要吃胖，胖到那个李坏坯子不肯娶你。」

李以敬一声轻笑。

我脸色发烫。

「然后我说你龇牙咧嘴的样子有点像我的小猴子，喏，就是它。」一只小猴子又不知从哪儿跳出来，爬上他的肩。

「然后你看见它就哭了，还记得吗，你说它可太丑了。」

小猴子正啃着苞谷，好奇地打量着我，突然像认出了我一样，把苞谷向身后藏去。

他宠溺地摸了摸它的头，说：

「你那次还非要抢它的苞谷吃……」

我想起来了，那次我在云漠那儿吃了闭门羹，于是赌气一个人跑到醉仙楼喝酒。

后来都不知道是怎样回去的。

为了堵住他的嘴，我赶紧说：「谢谢公子送本小姐回家，恩情改日再谢。」

「我没送你回去。后来跑出来一个人，把你背走了。」他看向云漠，「就是他。」

「我还差点跟他动手呢。」

「可是你捏着他脸，说他真是你的好奴才。我就让他带你走了。」

我震惊地看向云漠，原来那天，他一直跟在我身后？

他一成不变的面色有了一丝皴裂。

却微微低头，沉声说：

「这是小人的本分。」

沉默在几人之间弥漫了一刻。

「哎呀，别说啦，你们没看到阿敬哥哥受伤了吗？哥哥我带你回去包扎。」少女银铃般的声音响起。

「那敬哥，我送这位姑娘回府吧。」

李以敬点点头，看了看我，向我伸出手，却又落了下来。

又神色不明地看向云漠，然后转身离开。

「原来你就是敬哥未婚妻，宋大小姐。」少年声音爽朗。

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凶悍的肥婆呢。」

.....

「你为什么会这么以为？」

「因为敬哥第一次去宋府，就被你唤下人推进水里，好生戏弄啊。」

我汗颜，忽然也想起了多年前的往事。

第一次来宋府的李以敬，远远不是如今翩翩少年，那时的他瘦弱，衣着朴素，当父亲指着他跟我说，这就是我未来的夫婿时，我起了嫌恶之情。

我还记得不会水性的他，在水中扑腾时，我在岸上喝着茶，冷冷地说：

「就凭你手无缚鸡之力的家伙，还想娶本小姐？」

「敬哥小时候流落在外一段时间，受了很多苦，那时才刚刚被叔父找回来，身子骨正虚弱。」

「被你一戏弄，回来就病了。」

「后来，他跟我父亲一起去边疆，我和他就是在将士堆里一起习武长大的。」

难怪几年后，我再见到李以敬时，他如同脱胎换骨。可我竟不知道这些往事。

「宋大小姐。」

他忽然停下了脚步。

少年笑出一口大白牙：

「我自小在边关长大，说话直，若有冒犯，请见谅。」

这位少年是镇边陆将军之子陆宇昂。

不久之后的太后寿宴，天气炎热，太后移驾避暑山庄，达官贵族随之前往贺寿。

入住第一晚，我便发现了舒枝不对劲。让丫鬟们盯着她，果然夜深人静，她打扮一番，偷偷往外去了。

很明显，她是去私会李以敬了。这么难得的机会，他们怎么会错过呢。

不一会儿，丫鬟回来报信，说看见舒枝和一个男子进了一个厢房。

她面露难色：「那男子看着.....看着.....有点像是.....」

我喝着燕窝，漫不经心地问：「像谁？」

「像是.....李公子.....」她赶紧说，「想必是奴婢眼花了，怎么可能是李公子.....」

另一个丫鬟怒喝：「舒枝那个小浪蹄子，竟敢勾引未来姑爷！小姐，我们这就去把她教训一顿！」

忽然一声轻笑，房间陷入一阵沉静，我这才发现自己竟然笑出了声。

我放下燕窝，缓缓说：「不急，明日清晨，我们再去看场好戏。」

天蒙蒙亮，我带着一群官宦子弟来到他们私通的厢房外，我甚至特意带上了云漠，让他亲眼看看自己心上人的不堪。

我向身旁丫鬟耳语：「你确定她是和李以敬一起？」

丫鬟用力点头：「看得一清二楚。」

「云漠，去开门，舒枝在里面。」我意味深长地笑。

云漠沉着脸把门砸开，房间里一个衣不蔽体的女子在尖叫，花容失色，正是舒枝。

而一旁还有一男子，云漠揪住了他的衣领，看清他的脸时，我的笑容凝固了。

竟然不是李以敬。

而是李以敬的大哥，李瑞之。

这时李以敬微笑着从外面走进来，云淡风轻地问发生什么了，身旁还有丞相一行人。

李瑞之跪在丞相面前，说昨晚不知为何昏昏沉沉，如喝醉了一般，再醒过来身旁就多了个女子。

而舒枝一口咬定，李瑞之昨夜说要送她回小姐住处，却在半路把她拖进厢房，强迫了她。

我心如乱麻，一直在想怎么会这样，但还是捕捉到了舒枝频频望向李以敬，带着一丝幽怨。

云漠站在一旁攥紧了拳头，他沉着脸，仿佛在竭力隐忍着。

我知道他痛恨这一切，这些龌龊，也痛恨着我。

我又何尝不是呢。

我悄然独自离开，走在楼阁之上，听着屋檐上的风在嘶叫着。

「你是不是很失望，屋里的人不是我？」

李以敬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我倏然转身。

他的身子隐在阴影中，如同鬼魅。

我感到一丝恐惧，差点向后跌倒。

腰间多了一只手，把我扶住。

李以敬顺势把我向他那边一带，他的手放在我腰间，如烙铁一般。

我把他推开。

「你在胡说什么？」

难道他知道我一直默许舒枝和他暗通款曲？

还有为什么舒枝会和李瑞之在一起？

一个想法在我心中浮现。

早有传闻，李瑞之虽是庶子，但他娘亲很得宠爱，加上李瑞之圆滑，懂得投丞相所好，因而相较于李以敬，丞相更偏爱李瑞之。

「你利用了她！你利用她对你的爱意，让她去陷害你哥哥！」

我忽然觉得自己根本看不透他，阳光照射下却仍感到恶寒。

「李以敬，今日你让我见识到什么叫冷血自私。」

他脸上的笑意冷却，周身凝聚压迫感，向我走近一步。

他攥住我，力气大得仿佛要捏断我的手腕似的。

「你不是一样？这次你本可以不带上她。但是你想让我做出荒唐事，好毁了我们的婚约，不是吗？」

第一次看到他动怒，打破了他脸上一贯的温润谦和。

「你我是同一类人，宋书玉。」

「你我此生，绝对无法分开。」

「疼！」他的手越攥越紧，「李以敬你混蛋，放开我。」

他如梦初醒般放开，盯着我通红的手腕。

他没有心，在他提出想要舒枝的命时，我更确认了这一点。

他要她永远无法泄露他是幕后指使的秘密。

他要我下手，开出的条件是我二人日后可做对假夫妻。

「我不会碰你。至于你若是喜欢那个侍卫，把他带在身边便是。」

这个条件很诱人。

当舒枝没入水里时，她脸上浮现出惊恐绝望和不解，她拼命挣扎，我用
力把她按入水里。

她像一只垂死的小鹿，我竟然感到了一丝愉悦。

我看到了自己水面的倒影，状若癫狂，眼尾殷红，一张刽子手的脸。

她要呼喊，我一把捂住了她的嘴，把她往下按着，不让她有一丝呼吸的
机会。

「你不要怪我。我给你机会勾搭李以敬，是你自己不争气。」

「你和我都是他手中的玩物，你对他死心塌地，而我憎恶他，却不得不
依靠他得到想要的东西。」

我一边笑着，一边流着泪。

渐渐的，她不再挣扎了。小鹿的眼里终于失去了光彩。

我浑身抖得厉害，靠着井坐着。

晚夏的夜里，知了鸣声如织，一阵梔子花香传来。

我想起若干年前的一个清晨，我采撷了梔子花送给娘亲，却被她扔到泥土里踩碎。

她一脸厌恶，对我说，为何你是女子，若你是个男儿身，你爹也不会带回那些贱货。

她曾经是如此温柔贤淑，如今却成了宋府里的一个怨妇。

我不要过那样的人生。

第二天人们在井里发现了舒枝，她的「羞愧自尽」让李瑞之更加百口莫辩。

仵作只简单走了个流程，毕竟她只是个丫鬟而已。

云漠脸色苍白，眼里深沉如墨，手里攥着剑，用力到指节发白。

他走向舒枝，把她背到身上，要带她走。

侍卫们一拥而上，却无人是他的对手。是了，以云漠的身手，留在宋府其实是屈才了。若是他想，想取谁的性命，并不是件难事。

就像现在，他就用一只手，就能让所有侍卫近不了身。

就在他要离开时，我开口了：

「你要带她去哪儿？」

「你是我的侍卫，你哪也不许去。」

他停下脚步，背对着我。

「你有没有想过，她愿不愿意跟你走。」

他终于回头看我，脸上流露着一丝迷茫。

过了很久，他把舒枝放下，独自离开了，他的脚步第一次不再轻快。

舒枝喜欢李以敬，他是知道的，这个傻子，从来都不知道为自己争一争。

再见到云漠，是在一个月以后的齐王的晚宴。

我以为他再也不会出现了，所以在王府后花园里，看到云漠的身影时，我跟随了过去。

我像只追逐光明的飞蛾，眨眼却又找不到他。

我以为自己看花了眼，云漠怎么会出现在齐王府。突然，他出现在我面前。

「云漠！」我欣喜地唤道，往前走了两步。

他避开了，浑身散发着冷漠凛冽的气息。

我笑意冷却，从来他也不对我笑，但不会如此避如蛇蝎。

他看着我，仿佛在打量着一个陌生人。

「小姐，你知道吗？」他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。

「我十二岁那年，家中遭难，仇人追杀。芸姨用命救了我，从此我跟她女儿相依为命，我身染恶疾，她一个小姑娘，无依无靠，却还照顾着我，让我痊愈。」

我攥着裙子，知道他说的是舒枝。

「那时我就发誓，这一世，要护她平安，让她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。」

「可是，那个小姑娘，在及笄之年，孤零零地死在了井里。」

我如坠冰窖。

「你想说什么？」

他从腰间拿出一个玉佩，我看清玉佩的样子时，双手颤抖了起来。

「她出事第二天，我又回去看过她。然后我在她手里找到了这个。」他举起了玉佩，嘴角浮出一丝惨笑。

「这是您的玉佩。」

我忽然感到一丝苍凉，低头轻笑一声，再抬头时，脸上一片漠然。

「对。我杀了她。」

他得到预料之中的答案，却仿佛受了很大的打击，垂着脸，睫毛微微忽闪着，奇怪得有一种脆弱感，他艰难地问：

「为什么……」

「没有为什么，她只是个丫鬟，我杀了她又如何？」

他无声地惨笑了一下，面无血色：「小姐觉得下人的命，都不是命吗？」

「对。下人就是下人，地位卑下，命如蝼蚁。」

我直视着他的眼，心里叫嚣着，讨厌我吧，憎恨我吧。反正我的人生，已经如此乏善可陈了。

他曾是我的光，可是光不肯照亮我的人生，那就让我把这道光熄灭吧。

从此宋书玉的人生，再黑暗再污秽，我也要一个人走下去。

他拿起了一把匕首。匕首在月光下泛着寒光。他没有看我，仿佛连看我一眼也无法忍受一样。

「你要杀我替她报仇？」

「我欠芸姨和舒枝一条命。」

「你既然早就知道，为什么过了一个月才来找我？」

他微怔，但又摇摇头，眼里有了杀意，举起了匕首。

我闭上了眼睛。

良久，我等待着，很久很久，却最终听到匕首坠地的声音。

云漠背对我，说了句：

「我倒想看看，如果换作小姐在意的人的命，小姐是否还会觉得不值一提。」

我跟踉跄跄地走着，差点摔倒时，落入一个怀里。

是李以敬。

他白衣如雪，嘴角带笑，如天上明月一般。

清脆一声，我一巴掌打在他脸上。

这一巴掌用尽我所有力气，他侧着头，笑意却更甚，竟无一丝动怒。

那天夜里，我就检查了，舒枝的手里，根本没有我的玉佩。

那个玉佩，分明是后面有人塞进她手里的。

那个人，只能是李以敬。

我浑身抖得厉害，声音嘶哑：「你骗我！」

说什么愿意跟我做假夫妻，分明一开始就是算计。

他笑着用手背轻轻擦去嘴角的血渍，又拿出手帕擦拭我额头上的汗。

动作极其温柔，每一个有意无意的触碰却如毒蛇缠身一般。

「是你太傻。我怎么可能成全你和那个侍卫。」

「你想借我手杀死舒枝，再除掉我，李以敬，你好手段。」

「我怎么会伤害你？我只是想让那个侍卫知道，是你杀了那个丫鬟。」

「我跟你说过，我们一生，都会绑在一起，宋书玉，你明白了吗？」

他像在耐心地哄着孩子。

他真的很可怕。

利用舒枝，他让他哥哥李瑞之再无翻身可能，也让我和云漠之间成了仇敌。

他拿出一只珠钗，插在我的发髻，在我耳边低声说：

「不许取下来。」

我从内到外都在颤栗。

觥筹交错的宴会，李以敬坐在齐王身旁，又换上了他谦谦君子的假面。

自扳倒他兄长以来，他平步青云，加上和他舅舅陆将军在边防历练这些年，立了功劳，又在近来饥荒时进言献策，成为官家面前的大红人。

他几乎是宴会的焦点，而贵女们打量我的眼神，充满了熟悉的嫉妒、不甘和嘲讽。

她们一定在想，李以敬如此端方君子，被官家「可堪大用之材」，我如何配得上。

「小姐，该喝药了。」

一双干枯的手端着一碗漆黑的汤，伸到我眼前。

是母亲的慢性毒药，此时父亲的注意力全放在宋姨娘身上，每到这时，她都要喂我毒药。

「我不喝。」第一次，我拒绝了。

我不是争宠的工具。我是一个人。

「小姐，这可是夫人吩咐的。」那老奴仆语气多了丝强硬，强调了「夫人」二字。

我抬头，李以敬在灯光璀璨处谈笑风生，而我缩在这个昏暗的角落，被逼着喝下母亲的毒药？

明明我们都如此卑劣，凭什么？

压抑到极点，我喊道：

「我说了不喝！」

我打翻了那碗药，碗落下碎裂，药溅湿了我的裙摆。

大厅安静下来，都看向我。

刺向我的目光如同看一个小丑一般，或不解或皱眉或憋笑，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，宋府大小姐果真如传闻一般，乖戾粗鲁，苛待下人，不合时宜。

我感到窒息，我跑了出来。

后院有箭靶，我抓起箭，拉满弓，把靶子当作李以敬，一箭一箭射过去。

突然我看到旁边角落里猫着一个小小的身影。是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在偷看，刚才在宴会上我就看到过他，大概是哪个奴仆的孩子。

他竟然一路随了我跑过来。

我一腔恼怒更甚，连这么个小贱仆也来看我笑话。

我把箭瞄准了他。他呆傻地望着我，也不知道要跑。

在箭朝他飞去的那一刻，我突然反应过来自己干了什么。

他会死的。

这个想法让我心中一惊。那一刻，我竟有一丝后悔。

箭即将射中男孩，突然，一道黑影飞过来，矫健如鹰隼，一脚把箭凌空踢落。

是一个玄衣少年，他顺手把小男孩抱住，护住了他面前，仿佛想去挡射过来的下一支箭。

静默。

他感觉到我没有再射箭的意思，于是站起来，抱着男孩走向我。

我心虚地往后退，我已经预料到他会怎么说，蛇蝎心肠，心狠手辣，连小孩子都不放过。

他的面容从黑暗中浮现，我双颊滚烫，根本不敢看他，这一刻，不知为何，我更清晰地感知到自己的卑劣。

一声轻笑。

「宋小姐，别害怕。」

我猛然抬头。是一张有点熟悉的脸。

「不记得我了？」他的清澈眉眼带着笑意。

「那你还记得猴兄吧？」

一只小猴子不知道从哪儿窜了出来，两只手举着，龇牙咧嘴，围着我手舞足蹈。

是陆宇昂，陆将军之子，李以敬的表弟。

他又看向怀里的小男孩，说：「他没受伤，你不用担心。」

又对男孩说：「小家伙，姐姐不是有意的，你不会怪她的，对不对？」

男孩摇了摇肉嘟嘟的脸：「姐姐好看，我不怪她。」

他噗嗤一笑，嘴角飞扬：「好看也不可以偷看哦，会被当作登徒子的。」

「是因为刚刚在大厅里姐姐快哭了，我怕她不开心，就跟过来看一下她嘛！」

我感到一阵眩晕，眼中竟有酸涩之意。这个孩子，竟然是唯一在乎我的难过的，而我，竟有一刻想杀了他。

小孩儿离开了。

「陆宇昂，」我看向他。

「我是故意放的箭。」

「我知道你看到了。」

「是，我看到了，」少年的脸上没有谴责，竟有一丝悲悯，「我也看到你后悔了。」

所以刚刚他才叫我别害怕的吗？

莫名有种被看穿的恼怒，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刻薄又尖厉。

「你懂什么？他只是个奴仆之子而已，我根本不在乎……」

「陆少将军，刚才如果不是你挡在他面前，我就会射第二支箭……」

「没关系，我皮糙肉厚，你射中了我也扛得住。」

我被这话噎住了。明明是面如皎月的少年，说得自己金刚不入一样，而且这人怎么不按常理出牌？

「况且，以你的手力，」他轻笑一声，「要将我重伤，恐怕很难。」

对于这个在战场厮杀长大的人来说，自然觉得我是花架子。

「这支钗子，」他看到我发间的珠钗，「敬哥终于送给你了。」

什么叫终于？

他一笑，露出一排皓齿。

「那是三年前，我们还在边关时，他帮过的一对老夫妻送的。那对老夫妻清贫但恩爱，说公子如此好心，把它送给心仪的姑娘，定能白头到老。」

「我经常看见他对着钗子发呆，看来他还是送出去了。」

呵，就这么个破钗子，李以敬竟然揣了三年。

等等，有个想法在我心里冒起。

李以敬，是不是，对我有一丝情意。

我嘴角浮现一丝冷笑，稍纵即逝。原本打算把这簪子扔了的，现在看来，倒是能有点用处。

李以敬，你难道不知，情之一字，最为致命吗？

当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思时，我就不怕你了。

没想到，我的机会来得如此快。

晚宴过后，齐王邀请宾客上游船游湖。

几艘华丽大船乘着晚风，游在湖心，船上人们其乐融融。

突然，一声尖叫，一群刺客凭空出现，腥风血雨瞬间来临。

所有护卫都护着齐王和其他达官贵人。我缩在角落，突然看见不远处，瘫坐着偷看我射箭的那个小男孩，他在嚎哭着。

眼看刀剑就要落在他身上。

我咒骂了一句，一把把他拉到角落藏好，恶狠狠警告他，让他闭嘴。

然后我就去找李以敬。

李以敬护在齐王前面，攻过来的刺客，多半是倒在他手下。

我站在船边。

一把刀向我挥了回来，我抓住机会，大喊一声：

「李以敬——」

向后倒去那一刻，我看见他转过来的脸上，露出来惊恐，那是我从未在他脸上看到过的神情。

我落进冰冷彻骨的水里，水没过我的脸。我死死向上望着。

耳边厮杀和惨叫声变得模糊，船上的景象诡异地扭曲着，火光漫天，恍若人间炼狱。

我扑腾着，装作快溺水一般。

我在赌，赌李以敬对我有意，赌他会来。

然后，我看到了他。

他朝我奔赴而来，毫不犹豫地跳了下来。

他抓住了我。

黑暗里，我嘴角有一丝笑。

我赌赢了。

我抱住了他，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句：

「谢谢你，李以敬。」

他身体一僵，大概是因为我从未与他如此亲近。

然后我拔下他送给我的珠钗，用力刺进了他的胸膛。

我用力刺了很多下，清晰感知到刺进他骨肉中的声音，周围的水都被染成血色，我闻到了浓重的血腥味，心中感到疯狂的快意。

我好像什么都看不到，什么都听不到了，只知道拼命刺他一下又一下。

直到感到他抱住我的力气明显小了很多，我才停了下来。

他面色惨白，发丝凌乱，脸上有星星点点的血迹，颤抖着唇，却看不懂是什么神情。

他的脸突然靠近，我举起珠钗，要扎向他脖子，被他一只手抓住了。

他低头，冰凉的水，也或者是血，一滴一滴落在我额头，让我一阵一阵地颤抖。

「宋书玉，」他低声说，「我心悦你。」

嘴上落下一片冰凉，他咬破我的下唇，一股血腥味弥漫开来。

他把我推开，让我抓到一片浮木。

他的脸上露出一丝奇异的笑容，向水底沉去。

我看着他渐渐消失，心里冷静得出奇，然后扔掉浮木，游上了岸。

我坐在岸边，看着湖心大火燃烧着的大船，感觉恍若隔世。

他大概是真心想和我白头到老的。

可是我杀了李以敬，用他送给我的珠钗。

我摸了摸脸颊，是湿的，我想大概是水，结果却越擦越多，止不住一般。

是泪。

李以敬死后，朝廷风云突变。丞相以叛国罪锒铛入狱，据说找到了丞相府与北边邻国漠北国通信的罪证。

此后宋府人心惶惶，宋府和丞相府牵扯太深了，利害关系错综复杂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毕竟宋府很不干净，只是一直有丞相府庇佑而已。

蛰伏已久的漠北国，不知为何，突然向边境进攻了，诡异的是，他们似乎对我方布阵用兵，要塞城池很熟悉。不知是否与丞相府的叛国罪有关。

当官兵闯进宋府时，仆人丫鬟作鸟兽散，宋府上下一片鬼哭狼嚎。

我听见领头的人宣读旨令，说宋府勾结丞相做了许多腌臢勾当，男丁入狱或发配，女眷贬为官奴或军妓。

我坐在窗边，一边喂着金笼子里的鸟，一边垂着眼看下面的凄惨景象。

半年前，我令人在后山捕到了这只鸟儿，那个下人说，这么美丽的鸟儿，歌声那么动听，关进笼子里可惜了。

我让丫鬟赏了他几巴掌。

后来，这只鸟儿在笼子里，再没有唱过歌。

不过就是只牲畜，竟然无声地跟我反抗。

「如今，我养不了你了。」

我打开笼子，抓住了那只鸟。

感受它在手心微弱的温暖，颤抖的羽翼。

我慢慢握紧拳头，它在微微挣扎，发出惊恐的叫声。

「你为什么不肯好好陪我呢……」

在它挣扎越来越弱时，我松开了手。

「你自由了。」

它叫了几声，然后飞出了窗外，越飞越远。

看着它消失后，我拿出了抽屉里的一颗药丸。

我一生都在想着逃离宋府这个笼子的各种办法，各种情形。看来就是今天了。

我下楼，看见娘亲跪坐在院子里，但腰背挺直，像一只天鹅般，昂着头颅。

「堂堂宋家主母啊……」

一个黝黑肥腻的男子奸笑着走向她，捏起她的下巴。

「还记得老子吗？」

「我娘在宋府操劳了一辈子，当年只因私下拿了点你们不用的药材回去给我，就被你们扫地出门。」

「当年我娘抱着我在宋府前跪着，求着你们网开一面，而你竟然看都不看我们一眼。」

「真是天道好轮回，哈哈哈。」

娘亲把他的手打落，他被激怒，把她推倒在地。

猝然摔倒，她的衣领滑落些许，那人眼里放出淫光，一把把她往屋内拖。

她开始歇斯底里地大喊，宋府主母骄傲在满院子的宋府人面前被践踏得稀碎。

而她最宠爱的儿子，我的好弟弟，此刻被吓得尿了裤子，连头都不敢抬。

她嘶喊怒吼：

「你敢？！你敢？！我是宋府大夫人！你这贱奴的儿子！」

可那人不管不顾，大笑着：「老子这贱奴今天就是尝尝上等人的滋味。反正你们都要充军妓，早晚都是要服侍老子。老子先弄完你，再弄你女儿，哈哈哈……」

我攥紧了手中的匕首，向前迈了一步。

可是她突然爆发出所有力气，推开了那男人，一头撞到柱子上，鲜血覆面。

院里顿时鸦雀无声，那人也呆愣了。

那一刻，我想到了很多回忆。她几乎每天给我一碗的毒药，她对我说，赶紧嫁给李以敬，把他抓牢了，好给你弟弟铺路。

她笑着说，你也就这点用处了。

我慢慢走到她身边，蹲下来。

她像搁浅的鱼儿，睁着眼，微弱地呼吸着。

她盯着我，好像想说什么，却说不出。

我记得，她是很怕疼的。以前我养了一只猫儿，把她抓了一下，她就让下人把它扔了。

她还很爱美，用的都是西域来的胭脂水粉，梳洗丫鬟就有五个。

可是她这样，肯定很疼，还一点都不美。

那男人反应过来了，咒骂着：

「妈的，敢寻死。哪有那么容易，先把你拉去医好，再继续弄，真败兴致.....」

我拿出揣在胸前的药丸，凑近她，低声说：

「我恨你。」

我迅速把药丸塞进她嘴里，她咳嗽了几声，然后没有声息了。

「怎么回事？！」

另一个士兵冲了过来，把我推开，把手伸到她鼻下，然后转身对那个男的说：

「没气了。」

「什么？！」他走过来确认，然后转过来，给了我一巴掌。

我抓住他的手咬了下去。

他痛呼一声，抬腿一脚把我踢到几米开外。

他气急败坏，一脚一脚踹在我肚子和心窝上。

我吐了好几口血，却咬紧牙关，一声不吭，红着眼睛死死盯着他。

不知他是打累了，还是我的样子像只恶鬼，被盯着有些发怵，他停了下来。

「算了，等你到了军营里，老子再好好折磨你。」

走出宋府大门时，我很是恍惚，我想过很多离开宋府的办法，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。

我甚至还想过，万一跟李以敬的成亲无法避免，我就服假死药死遁。

是的，刚刚给娘亲服的，不是毒药，是假死药。

服用后会昏迷三天，再恢复正常。

我回头看倒在地上的她，以后可没人会容忍她的坏脾气喽。

哎，那颗假死药本来是留着我自己用的呢。

本来有两颗，一颗已经用了。

说起来，上一颗用得真的可惜了。早知道应该留着，今日还能救自己一命。

押解到半途，那个男的忽然喊停，旁边人问怎么了，他打量着我，一脸淫邪：

「先歇会儿，我跟宋大小姐办点事。」

「牛哥，不好吧，还是先回军营吧。」

「闭嘴！到军营了老子还能给她破瓜吗？不知道要排几号去了。」

我盯着他。

「嘿嘿嘿，宋大小姐，我晓得你是个雏儿，老子会温柔点……」

「好啊，」我漫不经心地说，「那你找个地方吧。」

他一愣，没想到我会答应得这么爽快。他把我带进旁边一个巷子深处。

「哈哈，那就委屈宋小姐了。」他急不可耐地扒我衣服，像狗一样舔着我的脸，口中喷着臭气。

我顺从地用一只手环住了他的脖子，另一只手摸到了身上的小刀。

就在我要扎到他脖子时，被他猛地推开。

「好啊，你个贱蹄子，」他摸着脖子被划出的血印子，脸气成了猪肝色，「我就知道你是只毒蝎子！」

「牛哥，怎么了？」

其他几个士兵闻声跑进来。

他一把薅住我头发，把我往巷子外拖。

「原本想怜香惜玉，」他把我扔到大街中间，「既然你不知好歹，就在大街上被老子骑吧！」

我拼命对他拳打脚踢，他喊两个随从的士兵把我的手脚压住。

「怎么？你还以为你是金枝欲孽的宋大小姐？」他手摸了上来，路上的行人不多不少，有的停了下来，指指点点。有人捂着脸走开了。有的大声起哄叫好。

「让全城人看看，你就是个千人骑万人睡的婊子。」他的手四处乱摸，脸上的表情兴奋到扭曲，汗大颗大颗滴落，黝黑的肥肉抖动着，疯狂地啃咬我脖子，流下的不知是口水还是汗水。

我拼命躲着他凑过来的臭嘴，却被两个士兵压着手脚，丝毫不能动弹。

与其是说感到害怕，更多的是恶心。

又扇了我两个巴掌后，他开始解自己的裤子。

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

我的声音毫无生气。

他一愣，随即大笑：

「老子叫牛二，怎么，想做鬼找老子算账？」

我望着天上明晃晃的太阳，宛如回到了十三岁那年，也是这样的大太阳。

救我。

云漠。

就像那一次一样，救救我。

我孤注一掷般，喊了出来：

「云漠！」

然后，我真的看到了云漠。

他就站在不远处的二楼，俯视着我们。

可是他没有过来救我。

他手里握着剑，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，却没有过来阻止。

他应该在那边，从头看到尾了吧。

可是这一次，他不会救我了。

就算上一次，他救我，也是因为要救舒枝而已。

我不再喊了，自嘲地扯了一下嘴角，望着天空。

去看云吧，今天的云很白，很像一只小猫，天也很蓝。

去想世界上任何一件事，就是不要去想此刻，不要去想自己身处何地。

因为没有人会救你，没有人在乎你。

当那人压过来时，我还是受不了恶心，闭上了眼睛。

突然一声惨叫，我睁开眼，这人倒在地上，左肩中了箭，哀嚎着。

仿佛一瞬间，东方刮来一大片云，遮蔽住了太阳，阴影洒落大地，凉风在大街小巷吹拂起来。

我坐起来，看见长街尽头，一骑绝尘而来。

上面的少年一身劲装，身姿挺拔，一手挽弓，一手放箭。黑发用墨蓝发带束着，几缕发丝同发带缠绕着，迎风翻飞。

鲜衣怒马少年郎。

快靠近我时，他放慢了速度，向我伸出手。

「抓住我。」他的声音温柔而坚定。

我看着他，然后伸出手，握住了他，身体被拉离了地面，风在耳边呼啸，眨眼间便轻轻地落在了他面前。

我呆呆地望着他。

他咧着嘴笑，说：

「又不认识我了？」

我摇摇头，又点点头。

陆宇昂，好久不见。

「别怕，他们打不过我，我保护你。」

他把我的头往肩上一按，

「睡一会儿，等醒了，就会有开心的事。」

他对马说：

「玉马，乖，再慢点。」

马打了个响鼻，放慢了速度。

我靠在他肩上，看见他上扬的嘴角，志得意满的样子。

奇怪的是，明明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此刻却难得的安心，竟然真的迷迷糊糊睡着了。

醒过来时，是在军营里他的营帐里。

他把我拉到一桌子菜面前，全是醉仙楼的菜式。

「上次你在醉仙楼醉酒那次，吵着要吃这些，全给你弄来了。喽，你喜欢的大肘子。」

他又一拍脑袋。

「瞧我，你还没休息好呢。」

「阿莲姐姐，阿莲姐姐，」他往外面唤着，一个二十多岁的朴素女子端着水，走了进来。

「来了来了，少将军，别急。」她笑着。

「好好休息，过两天带你出去逛逛。」

他伸出手想摸摸我的手，又半路停住了，转而揉了揉自己的后脑勺，目光转到别处，有些腼腆地笑着。

陆宇昂出去了，阿莲微笑着在我身边坐下：

「我是阿莲，我来服侍小姐洗漱。」

「小姐可真好看，我还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姑娘呢。」

她替我擦着脸，见我一直盯着她，便说：

「我是这儿的军妓，在这儿有两年了。小姐要是不嫌弃，就叫我莲姐吧。我有个妹妹，跟你差不多大。」

她叹了口气：

「小姐今天吃了不少苦吧。」

她想拉开我衣领，查看我身上的伤口，被我皱着眉一把推开了。

她的手举着，显得有些尴尬无措。

我不知道她为何要对一个不认识的人表达关切，但凡她脸上有一丝算计，我都可以看出。可是她的笑容全然朴实良善。

明明她脸上满是被生活折磨的沧桑，手比宋府的丫鬟粗糙多了，为什么她还能笑得出来，还能安慰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呢？

从小在宋府，身边人都是讨好地捧着我，我知道他们在我这儿有利可图，所以能心安理得接受，甚至把他们当小丑看。

可是，这种没有企图的好意，让我陌生到不解，本能性排斥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开口了。

「你知道牛二吗？」

她面色一变：

「小姐认识牛二？那是个泼皮无赖，小姐可千万别招惹他。」

她面露悲戚之色，

「这里两个姐妹都被他折腾没了。有个才十四岁。」

「可是有什么办法呢。军妓都是戴罪之身，贱命一条。」

她把手放在我肩上，

「但小姐不用忧心，往后的日子，自然是比不上以前的锦衣玉食，但是有少将军照拂着，不会有事的。」

我看了一眼她的手，她好像意识到什么，赶紧把手缩了回去。

过了几日，上元节，陆宇昂带我去逛灯会。

我走在街上，恍若隔世。

元宵佳节，十里长街，灯明如昼，人流如织，其乐融融。

河畔一个小姑娘在抹着泪哭着，陆宇昂走了过去。

「小姑娘，你怎么啦？」

「我找不到娘了，呜呜呜……」

他略加思考，眼中一亮：

「这样吧，我把你举高，然后你就能找到你娘啦！」

「很高就能找到阿娘吗？」

「当然啦，只要站得够高，就能找到想找的人。」

「有多高呀？」

「能摸到星星那样高！」

小姑娘破涕为笑，叫了声：

「好呀好呀！」

小姑娘在人群中搜寻了一番，终于看见了她娘亲，大声喊着娘，娘，我在这里呀，你怎么把我给忘啦？

我看见她娘亲慌慌张张跑过来，一边道谢，一边从陆宇昂手里抱过小姑娘。

她捧着小姑娘的脸，「娘说了给你买小糖人，让你原地等的呀。」

「喏，你喜欢哪个？」她拿出了一排各式各样的糖人，小姑娘兴奋地蹦着。

我不自主上扬了嘴角，直到小女孩跟记忆里的另一个小女孩重叠，那是小时候的我。

很小的时候，娘亲带弟弟出去，我跟着马车后面跑着，喊着，娘，娘，还有我呢，你把我忘啦。

偶尔，她回来时会给我带一两个小糖人，是少有的温情了。

一幕一幕，出现在我眼前。

直到最后一幕，娘倒在血泊里的模样，她望着我的眼神。

胸口开始隐隐作痛，我知道，是慢性毒药发作了。

以往在宋府，有各种名贵药材帮我压制毒性，而今日不同往日了。

告别了那对母女，我们沿着河岸走着，河面上有一盏盏荷花灯，在小舟侧畔穿过。

或许我的表情太苦大仇深，陆宇昂自告奋勇地要给我讲笑话。

「你知道，狐狸为什么站不起来？」

「.....为什么.....」

「因为它狡猾（脚滑）！」

「绿豆从楼上掉下来，变成什么？」

「.....什么.....」

「红豆！」

我面无表情，而他却被自己逗乐了，笑弯了腰。

一路上他不停给我讲着冷笑话，而我假装没有看见他在悄悄瞄手里的小抄。他从哪儿搞来的冷笑话选集？

虽然一点儿都不好笑，但看他有点笨拙想逗我笑的样子，我竟然放松了很多。

可是，他看我还是板着脸，于是停下来，让我闭上眼睛。

我说干什么。

他说有一个东西给我，我一定喜欢。

我不太情愿地闭上眼。

「可以睁眼了。」

我睁开眼，眼前是一排小糖人，各式各样，惟妙惟肖。

「你.....你.....」 我一时惊讶到语塞，「什么时候买的？」

「刚刚看你盯着那对母女看，看了很久，还盯着她手里的糖人，我猜你应该喜欢。」

他递到我手上，

「喜欢吗？」

「陆宇昂，」我看着小糖人，「你为何对我这么好？」

他一愣，然后抿嘴一笑，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

「就是想对你好，好像说不出理由。」

「我会不会.....让你讨厌了吗？」他小心翼翼地问。

我不知如何回答，正要开口，砰的一声，他突然伸手，一手挡住差点砸到我头的蹴鞠。

一群身穿布衣的小男孩跑过来，一脸惶恐，弯腰鞠躬，怯生生地说：

「大人小姐，我们不是有意冲撞你们的，可以把蹴鞠还给我们吗？我们只有这一个。」

陆宇昂在手里转着蹴鞠，弯下腰，说：

「要我还不.....除非.....你们赢过我。」

他笑着对我做了个「等一下」的口型。

我看了看手里的小糖人，又看向和小男孩踢蹴鞠的他。

他故意手下留情，装作踢不好，让小男孩们抛下不安，跑着跳着笑着，甚至还敢拉住他，挡在他面前。

他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

以往对我好的人，我都可以拿东西交换。

就像云漠救了我，我用医治舒枝做交换。

可是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无法坦然接受这样的好意。

我这一生，见过的好人不多。

陆宇昂和阿莲是好人，我知道。

他们这样的好人，不应该跟我这样的恶人在一起。

有陆宇昂关照，我在军营除了吃住条件差了点，生活倒是从未有过的平静。

偶尔晚上，胸口痛得睡不着时，我就四处散步，走走停停。

这个时候，陆宇昂就会悄悄跟在我身后。

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，路过的士兵们看到这个情形，都一脸迷惑。

我猜他可能怕我寻短见。

真傻，我不会想不开的。

我这样的人，如同野草一样，给点缝隙就拼命活下去。

况且我还有，没算完的账，没报完的仇。

一个月后，我终于在军营里找到了牛二。

阿莲正在被他往营帐里拖，阿莲哀求着：

「伍长，我是真到日子了，今天真的不方便。」

我叫住了他，示意阿莲先走。

阿莲一脸担心，不肯走。我假意恼怒，让她快滚。

然后我一脸媚笑，缠上了牛二，在他耳边说着悄悄话。

我让他相信自己过惯了大小姐日子，军营里的苦日子实在挨不住。我让他带我逃出军营，还说宋府虽然被抄家了，但我藏了私房钱，肯定还在那儿。让他陪我去一趟，再放我逃走，我把钱分他三成。

他开始不相信，我又撒娇又发誓：

「你搜搜人家身上嘛，什么东西都没带，能拿你这么个五大三粗的人怎么样？」

他色迷迷地摸遍了我全身，终于被撩拨到了。但又说钱要分他六成。

我假装为难了许久，才答应了他。

月黑风高夜，我回到了宋府。

院子里已是一片荒芜，杂草丛生。但是娘亲撞的那根柱子下，依稀还有血迹。

牛二扑了过来，说，别想你死鬼老娘吧，先办正事。

我娇笑着，钻进了他怀里，然后把嘴向他送去，忍着恶心，对上了他的嘴。

一开始他还啃咬着，直到我咬破了嘴里的药囊，渡进了他的口中。

他感到一阵眩晕，顿觉不妙，喊着：

「这什么？你干了什么？贱货！」

我服下解药。

「臭婊子，你给我下毒。」他瘫倒在地上，一动也不动。

我笑着抚摸他的脸，说：

「你放心，这不是毒药。

「只是会让你一个时辰脱力而已。

「我怎么舍得毒死你呢？

「我要一点一点折磨死你。」

他惊恐地张大嘴喘着气，抖得如一条丧家犬。

然后我薅住他头发，把他往柱子那边拖。

就像他那天在街上对我做的一样。

然后我用力把他的头往柱子上砸，一次又一次，直到他头破血流。

就像我娘亲被他逼着撞柱一样。

他在哭嚎着，可是偌大宋府，被封了之后，前后封闭，就跟鬼宅一般。

而他的哭叫回荡着，像惨死的怨灵在哀嚎，无人能听到，无人敢搭理。

以前下人们悄悄议论着，宋府里，不知有多少冤死的鬼魂。

说晚上独自走在长廊，会听到幽怨的哭泣声。

他们说，大概是大夫人害死的姨娘和她的未足月的孩子呢。

我一边笑着，一边把他的头往柱子上撞，我的笑声越来越响，而他的哀叫越来越弱，都回荡在院子里。

我突然停了下来，他眼中放出希望。

我松开手，让他瘫在地上，索然无味地说了句：

「不好玩。」

他断断续续地求饶。

我用手指沾上他的血，在他惊恐的注视下，放在嘴里品尝，然后噗嗤笑了，

「没想到你人长得丑，血的味道还不错。」

施虐的快感让我很兴奋。

我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脸：

「有句话叫，恶人自有恶人磨，你知道吗？」

「还有句话叫，以牙还牙，加倍奉还，你知道吗？」

他见求饶无用，然后说：

「你.....杀了我.....你也活不了，要抵命的！」

「活不了？」我故作疑惑，「为什么活不了？又没人知道你今夜和我在一起。是你偷偷把我带出来的呀，你忘了吗？说起来，你把我藏得可真好呢。」

「还有，我们是从密道里进宋府的，所以没人看到我们在一起过呢。

「况且，我会把你的尸体藏得很好的，没人能找到的。

「我不是告诉你有私藏钱的密室吗？

「我就把你的尸体藏到那儿，同我的金银财宝收藏在一起。你开心吗？！」

我兴奋到声音都颤抖了。

而他面色惨白，说我是个疯子。

我笑到肚子都痛了，然后笑容戛然而止，说：

「我当然是个疯子。

「所以你不该惹一个疯子。」

他又开始痛哭，涕泪横流，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，说自己从小身体弱，所以他娘从宋府投了点药材给他，被宋府扫地出门，他才记恨上了宋府。说自己儿子身体也弱，不能没有他。

我想我的表情应该给了他希望，所以他越说越起劲，眼泪越来越多。

毕竟哪一个女子，不会为他的故事动容？

我叹了口气，放下手里的大石头。

轻声说：

「真可怜啊。」

他露出了得救了的神情。

可是转眼，我表情恢复了漠然，一石头砸在他头上，砸碎了他的希望。

我说了句：

「可是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。」

我把他往密室那边拖，据说人死后，身体会变重，他好像是变重了些。

他的身后留下了一道血迹，蜿蜒过整个院子。

而我满不在乎，一边哼着戏曲儿。

「不到园林，怎知春色如许~~

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壁残垣~~

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~~」

唱到「赏心乐事谁家院」，我又笑了起来，直到几个黑衣人翻进了院墙，落在了我面前。

我们面面相觑了一会儿。

然后我打破了沉默：

「你们找谁？」

「找你。」领头的竟是个女子。

「我在忙。」

她看了眼我身后的尸体，问：「忙什么？」

我翻了个白眼，这不明摆着吗？

「我在藏尸呢。」

「要不改天吧。」

这女子很固执：

「不行，我家主上说一定要带你过去。」

「你家主上又是谁？」

「去了就知道了。」说罢她要过来抓我。

这时，牛二呻吟了一声，我又翻了个白眼，他竟然还没死透。

「行吧，去就去吧。」我向牛二点了点下巴，「但你们要把我的宝贝给带上，我还要把他的头放进我的百宝箱里呢。」

除了这个女子，其他黑衣人对我态度似乎都很客气，况且我也打不过他们，就随他们去一趟吧。

他们把我带到郊区的一个宅子，站在一间房间门口，示意我进去。

我吊儿郎当地推开门，刚迈进去，后面就有人把我猛地一推，等我反应过来，我已经被按到水缸里了。

我拼命挣扎，想把头伸出水面呼吸，但那只手太有力了，死死地按着我。

我模模糊糊地看到，是刚刚带我来那个女子。

我听见她说：

「宋大小姐，溺水的滋味如何？你也该尝尝。」

难受，太难受了。

就在我即将失去意识时，她一把把我提起来，像扔一块抹布一样扔到了地上。

我趴在地上，猛烈地咳嗽着。

他们到底是谁？他们的主上是谁？跟我有仇？

跟我有仇的多了，想杀我的多了，是哪个？

等等，她刚刚问我溺水的滋味如何，他们的主上是舒枝，还是云漠？

这时，门外走来一人，他们叫了声主上。

我摸上了腰间的匕首。

那人慢慢走到我面前，弯下腰，靠近我。

我抽出匕首刺过去，半空中被他的手握住。

「怎么，还想再杀我一次？」

这个声音……我猛地抬头。

李以敬。

「李以敬？你没死？！」

我抱住了他，雀跃地说：

「你没死，真是太好了！」

他没有反应，似乎无动于衷，缓缓道：

「宋书玉，你演得很拙劣。」

我撇了撇嘴角，语气骤然变冷：

「你怎么没死成？」

他闷声笑了几下，笑得浑身都在抖。

直到我因为浑身湿透了，打了个冷颤。

他看了眼身后的水缸，起身问，语气骤然变冷：

「谁干的？」

那女子站出来，低头说：

「是属下。」

「主上被她害得落水后，九死一生，落下了体寒的病根，属下实在气不过，就.....」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似乎压抑着愠怒：

「自己下去领罚。」

女子道了声是，便往外走。

旁边一个侍从欲言又止，想要求情，被李以敬一个眼神吓回去了。

许久不见，他好像变了许多。

多了份肃杀和压迫感，很是陌生。他从前在他人眼中，是温文尔雅的世家少爷，而现在竟莫名有种上位者的杀伐之气。

但他的脸色更苍白了，时不时掏出手帕捂住咳嗽。

较以往，多了份易碎透明感，但同时又多了份狠厉果决，很奇怪这两种矛盾的感觉，会同时出现在一张脸上。

他的眼睛很深邃，是好看的桃花眼，笑的时候，眼角微微下垂，有种深情之感。而他薄唇微抿，又显得薄情。

他笑的时候，有如春日暖阳。不笑的时候，又如冬日寒霜。

「死不了，」他轻轻抚上我的面庞。

「早就知道你是一条毒蛇，冷漠、自私、傲慢、恶毒，只要露出一软肋，你就会趁机致我于死地。」

「是我疏忽大意了。怪我。」他的神情却流露着无限的纵容，一派温柔。

他说的是送我簪子的事。

「既然我冷漠自私傲慢恶毒，你为什么喜欢我？」

他又笑了：

「为什么？喜欢你，好像是没有理由的。」

「那你知不知道，我讨厌你，也是没有理由的。」

他笑容退去，身子往后退了点，但很快又恢复如初。

「没有关系。我爱你，足够了。」

我推开他的手：

「你不怕我再杀你一次？」

他仿佛听到了一件顶可笑的事，猛烈地笑起来，直到咳嗽了一番才止住：

「你杀不了。」

「虽然你是条毒蛇，但幸好是条不聪明的毒蛇。」

他说得对，他轻而易举地就能将我玩弄于手掌心。我上次没能杀成他，就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。他只要想，弄死我就如捏死一只蚂蚁。

「你有没有想过杀掉我？」我忽然有些好奇。李以敬同宋府联姻，其实并不是非我不可，我下面还有好几个嫡妹，各个对他虎视眈眈。

他初次来宋府，我就羞辱了他一番，让他蒙受落水之耻。

我不相信有哪个少年能忍受未婚妻这样刻薄又乖张，这样的羞辱。

他为何不除掉我，换成宋府其他循规蹈矩的女子呢？

他摸了摸我的头，说：

「有，当然有。」

「可是错过了时机，再想下手时，发现做不到了。」

我丝毫不意外：「那是什么时候，你杀过我？」

「初见面，你让我落水之后。」

我倒吸了口冷气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来宋府的第一晚，半夜一条毒蛇潜进我房里，把我咬了一口。原来是他，那时他才 14 岁，就对初次见面的未婚妻下了杀手？

「那条蛇.....原来是你。」

当年，我被蛇咬了左边小腿之后，四周又没人，我只能爬出房间，想找人求救。

但是我的呼救声太微弱了，没有人过来。

「那为什么没杀成我？」

他走到窗边，沉浸在月光中，回忆道：

「等到午时三刻，我估计你已经丧命了，便过去看看。发现你倒在地上，手上拿着匕首，被蛇咬的那块肉，竟然被你自己生生用刀剜去了，血流了一地。而你另一只手，死死抓着那条死蛇，也被你砍得血肉模糊。」

「你昏迷中还喃喃说着，想要我死，我要你先死.....」

「我从小生活的地方，只有嗜血怪物才能活下来，我手上早就沾满了血迹，罪孽早就洗不清了。杀掉你，不过是多一条人命罢了。」

「可我那天发现，原来宋府也有这样一只怪物。」

「我从来没有想过，一个养尊处优的名门闺秀，会是这样的。」

「后来我给你喂了解毒丸，不然那日，你必死无疑。」

「再后来，我看到你日夜跟一只小猫说话，大概宋府人心险恶，你谁也不相信。」

「可是，为了讨好你娘亲，你送走了你那只猫。你卑微至极，只渴望她施舍一点爱。」

「有时又看见你坐在阁楼窗外，伸手仿佛想去碰天上的星星。」

「真傻，」他微微一笑，「可是……」

他把手放在胸口：

「为什么我的心会疼呢？」

「开始我不明白，后来我知道了，我要让你拥有世上最好的东西。你娘亲，宋府的人不肯真心待你，我就让你得到更好的。」

他带我走出房门，院子里拴着几条饥肠辘辘的狼犬，眼中放着凶光。

他的属下走了过来，端着盘子，上面放着血淋淋的碎肉。

他用筷子夹了一块，扔给那群狼犬，狼犬一拥而上，开始撕咬。

我看着他云淡风轻的样子，有些毛骨悚然，清了清嗓子，问这是什么肉。

他笑了笑，打开了一个箱子。

天上突然出现一道闪电，照亮了箱子里的东西和他的脸。

我睁大眼睛，猛地退后一步。

那时牛二的头颅。

「你不是要他的头吗？」

「他动过你，拿他喂狗，死得其所。」

雷声震耳欲聋，他穿着白衣，而在他身后，闪电一道一道，把夜空撕裂。

他的样子，既像悲悯世人的谪仙，又像令人胆寒的恶鬼。

他向我逼近一步：

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」

我平复了一下心情。说外面冷，我们还是进去吧。

论变态还是你变态。

我打量了他的那些侍从，这才注意到最不对劲的地方。

丞相府已经被抄得干干净净，他为什么还有这么些侍从，而且这些人，我从来没有在丞相府见过...

「李以敬，这些人不是丞相府的吧？他们为什么叫你主上？丞相府的叛国罪到底是怎么回事？」

「你.....到底是谁？」

「有些事，你先不用知道。你先安心在这儿住，一切结束之后，我就来接你。」

「在这儿住？」

「当然。我们的婚期快到了，你当然得准备一下。」

婚期？之前定的良辰吉日？丞相府和宋府被抄得一条狗都不剩了，还结个屁婚？

他好像看出了我在想什么，说：

「乖，你安心在这儿呆着，一切都有我，我说过，我会把最好的给你。」

他拿出一只簪子，竟然是我之前刺杀他的珠钗。怎么会回到他手里？我早就不知道扔哪儿去了。

他一边给我戴上，一边说：「这次，可不许摘下来了。」

他的脸离我很近，嘴唇殷红，很好看。

我突然吻住了他。

他一怔，然后把手放在我后脑勺，加深了这个吻。

直到我正要咬破嘴里的药囊，想故技重施时，他把我推开，捏住我下巴，沉声说：

「吐出来。」

.....我果然玩不过他。

我不情愿地吐掉药囊。

他盯着我，说：

「你该不会还对别人用过这招吧？」

我笑了，

「对啊，那个牛二，我就是这样把他药倒的。」

「不止如此呢，我现在是军妓呢，你觉得我还是清白之身吗？」

他面色愈加难看，甚至有些咬牙切齿：

「谁碰过你？」

「那个牛二啊，他是第一个。」

「还不止呢，军营里胖的瘦的，高的矮的，美的丑的，都碰过。」

「这样的我，你还要吗.....」

还未说完，他突然又发狠地吻住了我，似乎想让我闭嘴。

然后他用额头抵着我的额头，低声说：

「你不必这样气我，我知道陆宇昂救了你，他不会让别人碰你的。」

我想推开他，却被反制住双手。他继续吻下来，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，想避开。

然后他低声笑了。

我气极，说你笑个屁。

「让你安分点，你非要招惹我。」

我翻了个白眼。

「我不要待在这儿！我不要被你关在笼子里。」

面对李以敬，我确实有点有恃无恐。

「听话，只有我能保护你.....」

「爱是成全，不是占有！」

我脱口而出。

只是话音刚落，我自己都疑惑了，我在说什么屁话？

这话，怎么感觉很熟悉，仿佛很久之前，某个人对我说过这句话。

是谁呢？

一道闪电划过，我猛地想起来了。

醉仙楼，醉得稀烂的我，抓着陆宇昂，一把鼻涕一把泪说着我对云漠的执念，说着我不会放过他，他就算不喜欢我，也必须留在我身边。

陆宇昂安安静静地听我说着，任由我把眼泪鼻涕抹在他身上，然后他跟我说了句：

「姑娘，爱是成全，不是占有。」

「我成全他，谁来成全我呢？」

「成全他人，就是成全自己呀。」

我还记得，我趴在桌子上说醉话，而他在一旁喃喃低语：

「娘说得对，女孩子真是水做的。怎么会有这么多眼泪？」

「你这么能哭，谁敢把你惹哭呀？」

他笑了一声：「我肯定不敢。」

从回忆中醒来，看见李以敬脸色很不好，他偏了偏头：

「谁教你这句话？」

显然他也认为这种话不太可能是我自己说的。

「是陆宇昂？」

「不是！」我赶紧否认，不知为何，有些心虚。

他盯着我一会儿，说：

「看来就是他。」

「你想干嘛？」

「你干嘛这么紧张？」他逼视着我，想要看出什么端倪。

「我没紧张。」我回瞪他。

「好，」他站起身，「那我去杀了他。」

我赶紧拉住他，

「李以敬，你怎么这么冷血无情，他是你表弟！」

李以敬看了看我拉住他的手，脸色更加苍白了，开始猛烈咳嗽。

良久才平复，最后缓缓道：

「我是冷血无情。」

「可是宋书玉，我何曾对你冷血无情？」

我放手走开：「你要杀就杀吧，最好连我也杀掉。」

沉默持续了很久。

「好，好得很，宋书玉。」

「你走吧。」

我转身，狐疑地问：

「真的？你肯让我走？」

「你不是说，爱是成全，不是占有吗？」

「我不关着你就是了。」

我半信半疑，但还是走了出去。

穿过院子，都没有人追上来，我赶紧加快了脚步。

就要迈出大门了。

突然，门砰地合上了。

我就知道。

我愤愤回头，看见李以敬微笑着：

「逗你玩的。」

这个狗男人。

李以敬的人把我看得很紧，每个人都对我很恭敬，除了把我按进那个水缸的女子，她叫如意。

我试过打探口风，但他们关于李以敬的事都守口如瓶。

我在那个宅子里好吃好喝呆了三个月。

除了半夜胸口疼时，我会想起陆宇昂。

想起在军营时，我在外面走着走着，胸口疼到快晕厥，身后的陆宇昂就跑过来接住我，抱我回去。

他给我煮药，喂药，照顾我。却从来不问我是如何中毒的。

宋府大小姐竟然被下毒，他大概猜到不是什么见得光的事。

有时我梦魇了，梦到了舒枝、云漠、娘亲或者李以敬，我迷迷糊糊感觉到他握着我的手，说不要怕。

我说，带我走。

他说，好，我带你走。

这些我都记得，可是我从不向他道谢，从不挑明这些。

三个月期间，李以敬没有来过。

这个宅子在荒郊野外，方圆十里没人烟，我可以算是与世隔绝了，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。

我吃了就睡，睡了就吃，过着猪一般的日子。

可是突然有一天，外面传来很大的动静。

是整齐划一的军队的踏步声音，大门被打开了，我刚刚醒来，躺在床上，朦朦胧胧看见房门被打开。

强烈的光线照射了进来。

李以敬走了进来。

他的穿着同往常截然不同。

他身穿铠甲，威风凛凛，脸上被溅了不知道是谁的血迹，身上还带着尚未敛去的腾腾杀气，像是刚结束了一场厮杀。

我揉了揉睡眼，看着他。

他的眼里有光，满眼欣喜，有些气喘吁吁：

「一切都结束了。」

「我来接你了，宋书玉。」

我看了看外面满院子的士兵，个个肃静挺拔，但也都像刚从战场下来。

而且他们的盔甲，根本不是我周国的战服。

我再孤陋寡闻，也看得出来，这是漠北国的军队。

我清醒过来了。

丞相府的叛国罪，宋府被牵连。

「李以敬，」我冷冷地说，「原来是你叛国了。」

旁边照顾我三个月的侍从过来笑着说：

「宋姑娘说笑，这是漠北国的太子殿下，何来叛国之说？」

「李以敬.....」

「你到底是谁？」

他握住我的手，感觉到我的手冰凉，皱了皱眉，又笑了。

「真正的李以敬当年流落在外时，就死了。」

「我认领了他的身份，潜伏在丞相府三年。」

「这三年，我赢得了丞相的信任，又在边疆历练，摸透了周国的里里外外。

「而我真正的身份.....

「是漠北国的四皇子。」

我有点反应不过来：

「漠北国的四皇子.....不是早就死了吗？」

他笑了，抚上我的脸：

「我生母只是个宫女，身份低微，所以我在诸位皇子中，一直不得宠。

「唯有立大功，我才能出头。」

「所以你选择假冒李以敬。」

旁边侍从欲言又止，仿佛想提醒我注意说话语气，但是看到李以敬笑得一脸温柔，就憋回去了。

「是。如今我攻下了汇都，我是太子了。

「我说过，我会给你最好的。」

原来我在这三个月，外面已经改天换地了。

周国的都城，汇都，竟然已经易主。

「周国被你们灭国了？」

「还没有，他们南退了，不过快了。」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此刻的感觉，很奇怪，只有麻木。

突然，我想到了一个人。

陆宇昂，他怎么样？

可是，我不敢问。

「那我该怎么称呼你，太子殿下？」

「随你，」他凝视着我，满眼的喜悦，「反正.....

「很快，你要叫我夫君了。」

我又看到了舒枝。

她竟然又成了我的丫鬟。真是浪费了我一颗假死药。

那日我本打算把她淹死，但她没动静之后，我正想离开，她又咳嗽了一声。

我抓起一块石头，正想砸她头，但是不知为何，再也砸不下去。

鬼使神差地，我给她用了假死药，心想能糊弄过李以敬就行。

我问舒枝，恨不恨我。

她一脸温顺，说不恨的，小姐是主子，怎么样都是应该的。

后来，我知道了陆宇昂的下落。

那日我在醉仙楼坐着，外面一个演皮影戏的街头艺人，在操纵着皮影，演着陆家父子，陆老将军和陆少将军的事迹。

陆宇昂的皮影人在千军万马中厮杀，誓死不后退，守卫满城百姓，为百姓赢得撤离时间。

旁边的侍卫们要下去把那个老人逮捕，李以敬抬手制止了。

他在注视着我，想看出我的表情有什么异样。

皮影戏在上演着，我好像看到陆宇昂在战场上浴血奋战，直到手被血浸染，滑到握不住剑，他扯下墨蓝色发带，一圈圈缠在手上，风吹起他的发丝，而他眼神坚毅，继续厮杀着，捍卫他的国，他的民。

直到战友纷纷倒下，连陆老将军也阵亡，他变成了孤军奋战，被团团围住，英雄末路。

街头艺人一边演着皮影戏，一边唱着，如泣如诉：

「那陆小将军，数箭穿心，脚踩尸山，背靠故都，至死握剑，不肯跪倒。

「年方十七呐。」

戏演完了，皮影戏艺人癫狂大笑，骂着漠北国，骂着李以敬，然后被士兵当街斩杀，血溅一地。

我知道李以敬在看着我，而我自始至终面无表情。

我拿着茶抿了一口，说了句：

「今天的茶，有些淡了。」

李以敬微微一笑：

「那就再沏一壶。」

一路上我的表现都毫无异常，甚至笑得比平常多一点。

我挑选了一些婚礼那日需要的物品。金银首饰，胭脂水粉，我表现得像个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准新娘。

李以敬看起来放心了一点。

可是，深夜我躺在床上，一动不动，眼睛死死地睁着，像没有生气了一样。

我静静地让心痛发作，再痛也一声不吭。

那个在我心痛时，守在我身边，说会带我走的少年。

那个在街头策马，握住我的手，说会保护我的少年。

那个在上元佳节，给我讲冷笑话，买小糖人的少年。

不在了啊。

我不肯让眼泪流出来一滴。

因为我记得他说过，他可不敢让我哭。

第二天，我在街上又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

耍猴艺人在鞭答一只小猴子。

小猴子双眼噙着泪，瘦得皮包骨，躲在角落呜咽。

那是陆宇昂的小猴子。

我认得的。

它脖子上挂着陆宇昂的小铜锁。从前陆宇昂随身携带的那个铜锁。

我让侍从把小猴子买了回来。

小猴子认出了我，它一开始很高兴，后来又扑到我怀里，哭得像个小孩子。

我知道，它想它的主人了。那个会喊它猴兄的少年。

我和李以敬的婚期到了。

明日就是我们的大婚之日。

我独自呆在房间里，跟小猴子说着话：

「我明天就要成亲啦。

「小猴子，你替不替我高兴？
「我这辈子，大概就这样啦。

「其实，这样也挺好的。」

我取下了它脖子上的铜锁，用手摩挲着，突然，我发现上面好像有个机关。

我试了一下，铜锁被打开了。

里面有东西。

我取了出来。

天还未亮时，我被舒枝喊醒。

我打量四周，问这么早，其他人呢。

她说小姐成亲之日当然要早点起来梳洗，其他人马上过来。

她递给我一杯茶，看着我喝了下去。

茶杯掉落，我捂着肚子说：

「这茶有毒.....」

她脸上的温顺一扫而光。

「你配不上殿下。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，我不服。」

「你只是个丫鬟而已。」

「是啊，我只是个丫鬟，你向来不把下人当人。像你这么恶毒的人，怎么会对殿下倾心，还抢走了云漠哥哥.....」

我不想理会她说的屁话，继续捂着肚子苦笑着：

「李以敬喜欢的.....是你，你不明白吗？」

「你说什么？」她一脸震惊。

「他之前跟我说过.....」我的声音越来越微弱。

她凑了过来，想听清楚后面的话。

我一刀捅了过去，脸上的痛苦神色也一扫而光，冷冷地说：

「说让我杀了你。」

她倒了下去，眼睛没有合上，脸上仍带着不甘。

从看见她第一眼，我就知道她打得什么算盘。

我在宋府那样的阴诡地狱，什么样的算计没见过。

她这样的，太幼稚了。

李以敬身穿喜服来接我了。

他本就长得极好，如今意气风发，气宇轩昂，更是世间少有的佳郎。

士兵沿街陈列，整座城都张灯结彩，敲锣打鼓。

新入主的太子迎娶他的太子妃，是举国欢庆的大喜事。

然后我看见了娘亲，弟弟，父亲，还有几乎宋府所有的人。

他们身着华服，满脸都是劫后余生的喜色，围住了我，对我嘘寒问暖，抒发着对我的思念，说着说着还掉下几滴眼泪。

他们说还好一切都过去啦，现在我们的玉儿是太子妃啦，宋家有好日子过啦。

娘亲亲昵地握住我的手，说我的玉儿真是世上最美的新娘，娘亲真是太为你高兴了。说玉儿真有出息，比你弟弟可强多了。

弟弟也同往常截然不同，不见以往的骄纵，一脸都写着讨好谄媚。

我问他们，你们爱我吗？

他们说，爱，我们最爱的就是玉儿。

我笑了，太好了，我得到了一直想要的东西。

李以敬拿出了一个金笼子，里面有一只鸟，跟我从前那只一模一样。

他说你喜欢的鸟，也给你捉回来了。

「我说过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」

我笑而不语。

我们在大殿上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

然后在城墙上，接受百姓们的欢呼和祝福。

完毕后，我先行回宫，可正要下城墙时，我推开身边的侍女，向上跑去。

周围一片惊呼，乱成一团，我听见李以敬大喊着，拦住她，拦住她。

他的声音满是惊恐，可我顾不上了，我像一只要冲出笼子的鸟，撞得头破血流，也要燃烧着所有的生命力，拼命往城墙高处跑。

我的心脏在猛烈跳动着，自由，自由，我马上就要自由了。

我的步摇发簪全散落了，头发在风中肆意飞舞，我甚至怀疑自己就要变成一只真正的鸟儿飞走。

余光里，我看见李以敬追了上来，离我越来越近，就差一点点，就差一点点就要抓住我的裙边。

可是晚了，我已经站在了城墙边上。

「宋书玉，你不要乱来。」

我从来没有看到他面色如此苍白，如此失态，如此惶恐，就算在湖里我刺杀他时，他濒临死亡时，他也没有。

我曾经伤害了他，我本来想用一辈子来补偿他的，反正我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。可是昨夜，偏偏在小猴子的铜锁里，发现了那个东西。

我望了望天空。

一大片的云挡住了太阳，风呼啸而来，吹起了我的头发和裙子。

这样的天气，真像他在街上策马而来的那天。

我拿出了昨夜从铜锁里取出的东西，那是一幅画，画上是一个姑娘。

一个边啃猪蹄，一边哭泣的姑娘。

她醉得一塌糊涂，眼泪好像流不完一样。

而画的背面，写着一句话：

「你别哭啦。」

我盯着画，笑了，笑着笑着，又哭了。

那时问他，陆宇昂，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？

我知道了，可是我知道得太晚啦。

又想起了上元日，他和那个小女孩的对话。

「这样吧，我把你举高，然后你就能找到你娘啦！」

「很高就能找到阿娘吗？」

「当然啦，只要站得够高，就能找到想找的人。」

我往下望了望，陆宇昂，这样，够高了吗？

我来找你啦。

然后我跳了下去。

我看见李以敬奋力扑了过来，满脸都是绝望无助，仿佛一个生活在黑暗里的人，失去了他最后一缕光。

可是他堪堪只抓住我的裙带。

而我像一只断了翅膀的鸟儿，坠落，坠落。

我倒在地上，意识开始涣散。

李以敬跑了过来，跪在我面前，无措地像个孩子，浑身颤抖，拼命喊着我的名字，连碰都不敢碰我，仿佛一触碰我，我就会像雪一样化掉。

我用最后的力气说：

「你给我的.....从来.....不是我想要的。」

「你闭嘴！」他的泪滴落在我的脸上，一颗又一颗，「我会救你！我能救你！太医！太医！」

「算了吧.....何必呢.....我从来.....没有爱过你。」

「我不在乎！我不在乎！」他徒劳地想捂住我的伤口，不让血流出。

「你看.....并不是所有事.....都是.....你能掌控的.....」我苦笑了一下。

「比如现在，我就要死了.....而你无能为力。」

「李以敬，我终于赢了你一次了.....」

「你不要说话，求求你.....」他的手颤抖得厉害，有些语无伦次，「我给你自由，给你自由，好不好，只要你活着.....我不关着你了.....」他泣不成声。

我笑着说：

「我死后，你不许提我的名字，不许留我的东西，不许想起我。」

「死了还跟你有牵连，我犯恶心.....」

我的血把我们的喜服浸染，多了一种妖异的红。

而他大声呼喊着我的名字，哀求着。

原来他也会害怕，还会流泪，我还以为这世上没有什么他会怕呢。

他发丝凌乱，眼角绯红，失魂落魄的样子，真好看。

就像被折断羽翼的天神，坠落凡尘轮回，懂得了爱恨嗔痴，苦苦挣扎，不得解脱。

可我不为他难过。

我本来就淡漠。

我也不恨他了。

只是，我要足够冷血恶毒，才能让他放过他自己。

天黑了，

我自由了。（正文完）

番外 迢迢

永宁三年，我的灵魂徘徊在皇城内外。

有很多事，我到现在才想明白。

我错了，从一开始。

我习惯于用掠夺霸占伤害来换取别人的爱，开始是娘亲的爱，后来是云漠的爱，再后来我把陆宇昂当作唯一的光。

如今，我终于明白，一个人可以当自己的光的。

若不爱自己，有再多人爱你，有什么用呢？

五年来，李以敬登上帝位，以雷霆手段排除异己，整肃朝纲。

又大赦天下，大兴科举，广纳贤士，与民休养生息。

他是天生的帝王，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他的霸业宏图。

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有一个活死人皇后。

我昏迷了五年了。

初始，我的情况非常凶险。

李以敬几乎找来了天下所有的名医，找齐了各种珍稀难得的药引子。

但还差了一味药材。据说那药材生长在西域，百年才能生长出一株。

去寻它的人，大多不是死在雪山沙漠里，就是死于豺狼流寇之害。

正在李以敬悬赏万两派大内侍卫去取时，太监来报，说有一侠客献上了那味药材。

可那位侠士却分文不取，放下药材便走，竟一声不吭。

诸人都以为怪，但药材确是货真价实。

可那人我是认识的，那是云漠。

我不知道他为何如此，他应当恨透了我才是。

这五年间，我见李以敬全身心投入朝政，竟丝毫不体恤自己的身体，咳嗽愈来愈严重。

说起来，他的寒症就是我害他沉湖所致。

几乎每天，他都会来我这边坐一会儿。

跟我说哪个臣子又办了蠢事，新进状元是个敢谏言的能士，黄侍郎那个老腐朽实在让人头疼……

我的灵魂就趴在一旁，跟他说，

李以敬，我都知道的，我都看到啦。

可是他感觉不到我的存在。

五年前他是个多么意气风发的少年，可如今每到夜晚独自一人时，他显得那么孤寂落寞。

我还记得，他攻下都城来接我时，脸上厮杀的血迹都等不及擦去，脚步里还有金戈铁马的声音，可是眸子里已经一片柔软。

那时候，他刚刚得到了最好的东西，迫不及待地要把它献给心爱的姑娘。

那时候，在他眼里，一切刚刚开始，一切充满希望。

可那时，在我眼里，一切都已结束了。

我们一生都在错过。

就像现在，我的身躯终于睁开了眼睛。而李以敬靠在我旁边沉睡着。

他等我醒来等了五年，我醒来的这一刻他却错过了。

可是这一刻，我不知道该不该叫醒他。

我的手快触碰到他的脸时，又停了下来。

罢了。

就在我缩回时，突然手被握住了。

看见我醒了，他只是平静地看着我。

我扯出了一个难看的笑：

「你好啊，李以敬。」

他不说话，只是盯着我，眼眶渐渐红了。

「我是来同你道别的。」

「五年前我都没和你好好道别。」

他啜嚅着，喉结滚动了几下，最终却什么没说出来，只说了声：

「嗯。」

「对不起，你对我说爱我时，我却把发簪刺进你胸膛。」

「谢谢你，毕竟你是这世上为数不多真心爱我的人。」

「还有啊，你真是个很好的皇帝，我都看到啦。」

「但是，你要保重身体呀。眼角都有皱纹啦。」

我笑着摸了摸他眼角。

一阵疲惫袭来。

「李以敬，我很累了。我想好好休息了。」

「你能答应我，以后的生活要好好走下去吗？」

「找一个会温暖你的人，照顾你的人，好吗？」

一滴泪从他脸颊滑落，滴落在我手背。

他似乎想说什么，但还是什么都没说出来，只微笑着点了点头。

「很抱歉.....你那么孤单.....我还是不能陪伴你.....」

「可是怎么办呢.....我没有多的温暖可以分呀.....」

我的声音越来越小。

黄泉路上，真如传说中的，开满了彼岸花。

我正走着，忽然听到一阵吱吱叫。

定睛一看，一只小猴子窜到了我面前，兴奋地张牙舞爪。

「小猴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」

小猴子又蹦又跳，向我招手，示意我跟它过去。

我跟着它走，然后在忘川河畔看到了一个身影。

陆宇昂朝我笑着招手。

少年一如初见的明朗。

我向他跑去。

「你一直在这里等我吗？」

「是呀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因为.....我想起，还有句话没告诉你。」

「巧了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我也还有句话没告诉你。」

我们相视一笑。

上船过忘川河时，我抬头，那是人世所在。

我期盼李以敬这一世能好好过，下一世，不要再遇见我了。

可是陆宇昂告诉我，孟婆说，李以敬对我执念很深，下一世一定还会找到我。

「不过，这一次，我肯定会先找到你。」

他笑着挑了挑眉。

「你跟孟婆很熟吗？」我沉声问。

「你吃醋啦？」他笑着凑近，笑得有些邪气。

「才没有！」

「明明就是。」

.....

「你说，我有这么多缺点，你为什么喜欢我呀？」

「我不是因为你完美才喜欢你，而是因为喜欢你，所以才偏爱。」

云漠番外

其实宋书玉不知道的是，他们第一次见面，是在他 11 岁时，那时候他跟一群叫花子混在一起。

8 岁的宋书玉来到了他们面前，扔下了几块肉，又放了一条狗，笑着说：

「你们谁能抢得过这条狗，还有更多肉给你们。」

她饶有兴味地观赏着人与狗抢食的景象。

终于注意到了角落里唯一不为所动的他。

她说：

「这倒是个有骨气的。你过来，以后准许你做本小姐的狗了。」

她勒令下人把他拎到跟前，他屈辱地挣扎也无济于事，他太虚弱了。

最后，他一口咬在她如白玉的手上，然后跑脱了。

再见到宋书玉时，他从土匪手里救了她，可她没认出他。

一开始，她表现出对他的与众不同，他是窃喜，并有一丝报复的快感。

看着高贵的宋小姐，在他这样的下等人面前低头的样子，他觉得当年的屈辱总算平复了些。

可是不知何时起，报复的快感消退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惶恐。

她是不是一如当年，只是想要驯服他，把他变成她听话的狗？

每当看到她苛责下人，刁钻任性时，他都告诉自己，是的，她不过是你当作个新鲜玩意儿。

像她这样不把奴仆当人的，就该受些求而不得的苦，她如此傲慢刻薄，就该受些挫折。

可是当另一个侍卫对他说：

「云漠，我自问我长得不比你差，为何小姐偏对你青睐有加？」

「哎，你跟小姐，当真清清白白？」

「跟哥们儿说实话吧，你跟小姐，是不是，嘿嘿，已经颠鸾倒凤了？」
他笑得一脸猥琐。

「小姐那处滋味如何，跟我说说？」

等他反应过来，他已经把那个侍卫按在地上揍得一脸血了，直到所有人冲过来，把他抱住，他才停了下来。

他以为自己会无所谓，但听到她被人言语间如此轻薄，他的怒火简直要冲出胸膛。

流言越来越多。

甚至舒枝都来找他：

「云漠哥哥，现在宋府里外对小姐流言斐斐。」

「说她时时刻刻离不得一个侍卫，甚至站在雨里等你。」

「说她一个未出嫁的姑娘，简直给宋府蒙羞。」

「哎，云漠哥哥，你对小姐呢？」

「我们是下人，不该对主子有非分之想的。」

「我是为你好。」

是啊，流言杀人。

她可以离经叛道，可他不能无所顾忌。

所以，无论她对他如何，他都表现得不为所动。

就算她生气了，罚他打他骂他，他都可以一声不吭，一动不动，但他不可以回应她。

所以那年，她拉住他跑到花灯尽头，恳求他，让他带她走。

他面上波澜不惊，手却攥在身后颤抖着。

李以敬，她的未婚夫就在不远处，他的眼里只有轻蔑，那是属于天之骄子对奴隶的轻蔑。

他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。

是啊，他有什么呢？

他凭什么带她走呢？

眼睁睁地看着她眼中的希望一点点熄灭，他还是说了：

「回去吧，小姐。」

回去吧，小姐。去过你的锦绣人生吧，不要为我这样的下贱之人脏了裙摆。

再后来，她承认自己杀了舒枝。

可他无论如何对她也下不了杀手。

他唾弃自己。他是如此无能，无能到不能为自己的恩人之女报仇。

后来宋府的倒台，是有他在其中推波助澜的，他收集了一部分罪证。

他杀不了她，但舒枝死得太无辜了。

那日在街上，她被凌辱时，他一直告诉自己不能心软，眼前是舒枝惨白的脸，可是一边他的心，在万分煎熬着。

他听到了她在叫云漠。

他握住了手中的剑。

可就在犹豫的那一秒，一个少年策马而来，救起了她。

他松开了手中的剑，内心无限怅惘。

那个少年他见过的。

她在醉仙楼买醉时，他就默默跟在她身后。

他们就是在那儿相遇的。

这些年，他四海搜寻珍稀药材，只要能为她续命的，再远的他都会去找。

几年不分日夜的奔波，爬雪山过沼泽，风餐露宿，饥一顿饱一顿，让他浑身上下落下了毛病。

今日，他寻到了一味非常难得的药材，刚刚回到京城。

可城里四处悲号着：

「皇后娘娘薨了！皇后娘娘薨了！」

他抓住一个路人：「你们说什么？你们在胡说什么？」

路人以为他是疯子，一脚把他踹开，他跌在地上，吐了一口血。

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会的。

他刚找来药，这药一定能救她。

他掏出胸前的药材，朝皇宫奔去。

突然几个大汉拦住了他，要抢夺那包药材。

他发了狂似的跟他们拼命，但常年的羁旅让他羸弱不堪，他被推倒在地拳打脚踢。

他仍然一边抢着药材，一边喊着：

「还给我！给我！她会死的！没有药她会死的！」

那几个人发现只是一包药材，便咒骂了一声，扔到了地上，用脚踩成了粉末。

天下起了大雨。

他在雨中用手去捧碎了一地，融化在泥水的药，一边喃喃道：

「快去送给她，快点，快点，再晚就来不及了……」

可是，他的努力只是徒劳，药捧不起来了。

他脑子里回荡着那句「皇后娘娘薨了」，然后倒在地上大哭，任由雨水拍打在他脸上。

「云漠！」

他停止哭泣。

他看了她。

她站在雨中，那是 16 岁的她，如鲜花般绚烂的她，那时的她还没有决绝地从城墙上跳下，那时的她眼里满满的都是他。

她在说：

「云漠，带我走，好不好？」

「求求你。」

她面色凄惶，不见往日的骄傲，把他当作最后的希望。

「云漠，你为什么不肯带我走呢。」

他一步一步爬了过去，想去够她的裙角。

但即将碰到时，她消失了。

他的手死死地扣着泥土，呜咽着：

「好。」

「我带你走。」

「我带你走。」

一个小孩经过：

「娘亲，你看雨里那个叔叔，好可怜啊。」

「嘘，快走，那是个疯子。」

(完)

本文由 [Circle 阅读模式](#) 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